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丁山征西 第二十五回 竇一虎盜鉞受苦 秦漢奉命救師兄

前言不表。單講竇一虎回歸自己營中，結束停當，等至三更，鑽入地中，竟往番營，此言不表。再講蘇寶同見飛鉞和尚連日得勝，斬了唐朝三員大將，殺得他閉城不出，高懸免戰牌。便安排筵宴，請飛鉞和尚、鐵板道人。大開營門，用長竿掛起飛鉞慶賀，名為祭寶會。那竇一虎來到營門，將頭探出，往上一望，卻被和尚看見，對蘇寶同說：「元帥，方才說唐朝有一地行之將，今番來也。」寶同說：「在那裡？」和尚說：「在地中鑽出來了。」「怎麼拿他？倘被他又去了，反為不美。」和尚說：「不難」。忙用指地金剛法，使那地皮堅硬。一虎鑽出頭來了，和尚忙將飛鉞拋去。一虎一見大驚，欲要鑽下地，地皮堅硬不能去了，被鉞一合，放在飛鉞內面了，好不氣悶。在鉞內心中一想說：「師父有言，日後有難，付我一粒丹藥吃了，可免災難。」如今在衣縫內面，忙取出來，吃在肚內，果然不氣悶，又不饑渴，安心住在鉞內，不表。再言蘇寶同說：「軍師拿住矮子，何不將他斬首，放在鉞內做甚？」和尚說：「他是王禪老祖弟子，有仙法道術，斬他不得。放在鉞內，憑他神仙道術，不消七日，化為濃血，不久自死。」蘇寶同聽了大喜，稱贊軍師之功，此話不表。

再講仁貴見一虎往番營盜鉞，候到天明不見回報，心中狐疑不定，「若盜不動也該回來了。他滿口應承，欣然而去，想是被妖僧拿住也未可知。嘎，有了，不免點程千忠出去，到城上觀看，若被斬首，決有號令。」主意已定，命程千忠：「前往城上，看番營可有首級號令，速來回報。」「是，得令！」

那千忠出了帥府，上馬來到城上，望番營觀看，靜悄悄不見什麼首級號令出來。等了一回，不見動靜，只得下城回到帥府繳令。元帥聽了，心中好不煩悶。欲要差探子出城打聽，忽城上軍士報進：「啟元帥爺，城外有鐵板道人討戰。」元帥對諸將說：「前日有個和尚，今日又有個道士，想是多有左道旁門之人，今日不可與他交戰。待等三日之後，商議開兵。」眾將說：「元帥之言有理。」傳令城上高懸免戰牌。那鐵板道人看見了免戰牌，大笑回營，此話不表。

再言雙龍山蓮花洞王禪老祖駕坐蒲團，忽心血來潮，屈指一算；說：「不好了！大徒弟竇一虎有飛鉞之難，幸有靈丹相救，七日災難已滿。不免喚二徒弟出來去救師兄。」童兒喚秦漢出來。」那童兒領法旨，來到裡面說：「師兄，師父喚你。」那秦漢正在裡面學習，聽得師父呼喚，忙來到蒲團前，倒身下拜說：「師父，喚弟子出來有何事幹？」老祖說：「徒弟，你師兄有飛鉞之難，命你前去相救。況你業緣已滿，我今與你兩件寶貝，名曰鑽天帽，入地鞋。你快往鎖陽城，用靈符一道救取師兄竇一虎，就在薛元帥麾下，助他征伐西涼，夫婦團圓便了。」秦漢聽了，叫聲：「師父，弟子本來面目，望乞師父訓示。」老祖說：「你原是大唐秦懷玉之子，金枝玉葉。你三歲時，在後園玩耍。我從雲端經過，被你衝開足下紅雲，收留到此二十餘載。今已緣滿，下山去罷。」那秦漢也是矮子，頭上挽起個空心丫髻，大紅絨須兩邊披下，身穿繡綠襖子，手上帶個黃金鐲，赤了一雙腳，好似紅孩兒一樣。聽到師父如此言語，心中大悅，便叫聲：「師父，請問兩般寶物有何用處？」

老祖呼笑道：「秦漢，你要問這兩寶物有何用處？我對你講，那鑽天帽乃王母娘娘瑤池中真寶貝，戴在頭上，便會騰雲隨風，可入天門，朝拜諸天日月星宿。那人地鞋，乃是南極仙翁寶貝，穿在足下能入地中，可到森羅寶殿，十殿閻君前來迎你。這兩般寶物付與你去，可助大唐。還有一對狼牙棒，隨身器械，靈符一道，一齊拿去。」秦漢歡喜不過，拿了狼牙棒，拜辭了師父，即便下山。心中起了凡心，戴了鑽天帽，那寶物說也作怪，剛剛戴在頭上，忽聽得耳邊豁喇喇一陣風，便將秦漢提在空中。秦漢哈哈大笑，按下雲頭，抬頭一看，別有一番世界。見一座仙莊極其華麗，內面走出一個女子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天姿國色，見了秦漢，叫聲：「郎君，因何到此？」秦漢見了遍體酥麻，說：「小娘子下問，我乃王禪老祖徒弟秦漢，奉師命往鎖陽城去救大師兄竇一虎，在此經過，得遇小娘子，莫非我三生有幸了。願求片刻之歡。」

那女子半推半就，滿面通紅。秦漢慾火難禁，便問：「小娘子尊姓？」女子說：「我姓鬆，爹爹出外去了，並無人在家。」問道：「小娘子青春多少？」

回言：「虛度一十八載，尚未曾適人。」秦漢又說：「我乃秦駙馬之子，公主所生。娘子不棄，願為秦晉。不知娘子意下若何？」女子道：「既有美意，恐辱尊軀。」秦漢色膽如天，將女子抱進房，解帶寬衣。那秦漢赤了身子，抱著女子，正要求歡，只見一陣狂風。抬頭一看，房子不見了，連那女子也不知去向，兩手抱著一棵大松樹。忽見師父來到，置身無地，兩手又拿不開，口叫：「師父救我。」老祖說：「業障！業障！你做的好事。還要怎麼？」

秦漢說：「師父，弟子以後再不敢了。望乞饒恕。」老祖說：「看天子之面，以後再不可起凡心。」「是，再不敢了。」老祖將拂塵一拂，秦漢兩手鬆了，「拜謝師父救弟子之恩。」老祖說：「去罷。」原來老祖試他之心，點化他的。

那秦漢辭了師父，戴上鑽天帽，不消一個時辰，倏然落下鎖陽城。薛元帥正與眾將商議，忽見一個矮子從天而降。大家都認作竇一虎，非但地行，如今七日不見，竟在天上也會走的？元帥也覺駭然。只見那矮子上帳，見了元帥，長揖不跪。眾將仔細一看，方知不是竇一虎，另有一個矮子，身材一樣，身子闊些。元帥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來的怪物？卻從天上下來。快將情由細細說來。」那個矮子嘻嘻笑道：「我乃秦叔寶嫡孫，秦懷玉之子，秦漢是也。三歲時被風刮去，王禪祖師收為徒弟，學道二十餘年。今奉師父之命下山，一則救師兄竇一虎飛鉞之難，二則相助元帥一臂之力，共徵哈迷國。」

元帥聽了大笑說：「原來他也是王禪老祖徒弟，秦駙馬之子，好笑祖師收的徒弟多是矮子。這倒稀罕。」說道：「秦將軍，既蒙來助本帥，你師兄竇一虎去盜飛鉞，今已七日，不見回營。既能相救，快去走一遭吧。」秦漢應道：「小將就去。」正要走出去，只見左班中走出秦夢，聞知哥哥到此，忙出來，「待我認認長兄。」兄弟兩下一見，彼此相拜，各訴衷情。秦漢說：「兄弟，我往番營救出師兄，再來會你。」還戴上鑽天帽，輕輕飛出鎖陽城，下落番營，有黃昏時分。只見旌旗不動，槍刀如林，殺氣騰騰，好不驚人。正在營前觀看，只見前面一個巡軍走來，被秦漢上前，將手中狼牙棒照頭上一下，把巡軍打死。脫了衣服，除了帽子，解了腰牌，看看上面有名字，那巡軍名喚哈得強。「我就冒了他的名字，打聽師兄消息。」正行之間，只見又來了一個小番，手裡拿了一支令箭。秦漢問道：「哥兒，你往那裡去？」番兒說：「我奉活佛軍師之命，因南蠻地行子前來偷盜飛鉞，被元帥捉住，封合飛鉞之內，今已七日，必成濃血。故此佛爺特將令箭一支，叫我到元帥營中，取飛鉞內中矮子濃血，燒乾祭鉞。」秦漢聽了，唬得大驚，「師兄性命休矣！」

如今有此機會，打死番兒，將他令箭到蘇寶同處，騙了飛鉞，救出師兄，再作理會。」走上前去，狼牙棒一起，把番兒打死，盜了令箭，來到營中。見了蘇寶同，叫聲元帥：「小番奉佛爺之命，要取飛鉞前去祭鉞。」寶同看了令箭，不知真假，將飛鉞付與秦漢。秦漢背上飛鉞，戴上鑽天帽，片刻飛到鎖陽城。他在雲中一想，不知師兄死活如何，待我叫他一聲看：「寶師兄。」

一虎在鉞中聽得聲音似秦漢師弟，一虎應到：「師弟，你為何也在此，做甚麼？」秦漢說：「不瞞師兄，師父在山上說你有飛鉞之難，命我前來相救。我今連飛鉞騙到城中，見元帥請功。」一虎聽說，好不著急。前日在元帥面前誇口，要他小姐金蓮成親，倒被妖僧將我合在鉞內，七日已到，眾將面前開看，有甚意思，反被元帥見笑。叫聲：「師弟，就在此地開了鉞，我好出來。」秦漢說：「你七日也過了，如今一刻也就等不得。我奉師父之命必須要到元帥面前開的。」說罷，依然飛上。早到營前，按下雲頭，連忙傳報。

元帥聞報升帳，問道：「秦將軍可曾救得師兄麼？」秦漢放下飛鉞說：「師兄現在鉞內，請元帥開看。」元帥大喜，喚軍校快快開鉞。「得令！」忙將鐵索解下，重有千斤，用盡力氣，那裡開得。眾將一看，這鉞合籠猶如生成，沒有縫的，果然難開。憑你刀砍斧劈，只是不動。元帥說：「秦將軍，這樣如之奈何？」秦漢道：「不難。師父說，金丹久煉，煉成至寶。有靈符一道帖上，

其鈹即開。」秦漢取符帖上，鈹分兩扇。一虎一個跟頭跳出地下，雙手遮臉，自覺羞殺。元帥同眾將一見，大笑道：「果然仙家妙用，竇將軍暫且將息。」吩咐收免戰牌，眾將回府。

再講番營和尚差小番取鈹，不見回報。早有小番報說：「啟佛爺，不好了！方才差去的番兒被南蠻打死，騙了令箭。元帥不知真假，竟將飛鈹與他。」